

不久前,上海笑艺家协会等单位为滑稽女泰斗嫩娘举办百岁祝寿活动,引起社会关注。都说盛世人增寿,红粉添娇色,百岁嫩娘依然当年“玉女”风采,“软糯嗲”全副武装,着实令人赞叹。也不由得使我想起滑稽界另一位男星寿,于是询问了原上海滑稽剧团副团长陆建三先生,建三的回答令人愉悦:“我父亲陆君飞健在,思维敏捷,不改滑稽本色。”

就这样,在一个初冬暖日,红枫似火,我踏着由银杏叶和各色斑斓叶片铺就的时光大道,缓步慢走,前往闵行一家敬老院,看望九十七岁高龄的滑稽“飞字辈”老艺人陆君飞。

陆君飞生于1929年3月,年轻时迷恋滑稽艺术,拜前辈艺人程笑飞为师,与龚一飞、徐双飞等师出同门,和翁双杰在电台搭档表演。他对音乐颇有研究,操琴是一把好手,程笑飞建议他索性操琴,自拉自唱正是滑稽表演特

地河西走廊中段的张掖,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。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水草丰美的天然牧场和享誉华夏的粮食产区,孕育出了以面粉和牛羊肉为主要原料的特色饮食文化。

## 丝路古城的味蕾传承

梁兆光

张掖美食之美,根源在于祁连山北麓得天独厚的气候地理条件以及丰富的物产。辽阔的草原上,牛羊遍地;祁连冰川融化的雪水,如同甘霖般滋润着小麦等众多农作物的生长。

张掖面食种类繁多,如搓鱼子、炮仗子、香头子、猫耳子、拉条子、揪片子、蒸饼子、火亭子等。以搓鱼子为例,其独特的搓制工艺与劲道爽滑的口感,深受广大食客的青睐。制作过程中,选用张掖优质面粉,

经过精心调制,使面团达到恰到好处的软硬程度后擀成面

片,再切成四棱面条。最后,用手在面板上将面条分段搓成约一寸长、两头尖的“小鱼”形状,这一过程细腻入微,尽显匠心独运。搓鱼子的命名寓意“年年有余”,象征着丰收与富足的美好愿景。而“炮仗子”则是将粗面条手撕成鞭炮大小的面段,煮熟后搭配卤汁或经炒制而成。猫耳朵需用拇指将面块按成形似猫耳的模样,考验手艺的同时传承着传统技艺。

张掖的面食命名独具匠心,多数名称中都巧妙地融入了一个富有情感色彩的词缀——“子”。这个“子”字不仅为食物平添了几分俏皮与趣味,更使得这些名称便于记忆与口口相传,念起来音韵和谐,朗朗上口。仔细品味,不难发现其中的奥秘。名称的中间部分往往是对美食形状的直观描绘,如鱼、耳、条、片等,形象生动,让人一听便能大致想象出食物的模样;而第一个字则通常是对主要制作工艺的精炼概括,如搓、蒸、拉、揪等,简洁明了地揭示了食物的制作过程。

很多张掖人的一天,是从一碗热气腾腾、酸香可口的臊面开始的。这臊面,以其细腻的手工面条与开胃的臊子汤而著称。面条经过手工薄擀细切,形似韭叶,柔韧滑爽,入口即化;高汤中精心加入了

我恍然大悟:“好事,好事,老人家偌大年龄,依然遨游艺术天地,此乃人瑞之相。”随后俯身自我介绍:“我是王汝刚……”陆老即刻回答:“晓得,依是小皮匠

毛……王汝刚。”老人家一连三个名字

出口,我岂能无动于衷?三句话一并出口:“感谢,感动,感恩。”

我见陆老气息平稳,神态安详,就说起戏话:“常州滑稽剧团有位女演员,长得漂亮,担任电影《满意不满意》女主角叶梅英,依晓得是啥人?”话音刚落,陆老眼露柔情:“是我家主婆(妻子)丁吟……”建三证实:“我妈妈丁吟是常州滑稽剧团主要演员,可惜49岁因病离世了。”我指着建三,对陆老说:“你好福气,两个儿子经常来看你。”出乎意料,陆老竟然出声:“兄弟,不大碰头。”这下引得哄堂大笑,谁都明白他话外之意是批评儿子不能天天侍奉在身

边。我忙打圆场:“你儿子岁数也不小了,还要照顾你的第三代呢。”护工大姐也在一旁凑趣:“儿子虽然不能天天来看你,送来的东西足够你吃几个月哩!”

谈笑风生间,已过了一个多小时,我怕影响陆老休息,起身告辞:“陆老,当年你拉胡琴教我唱戏,今天我唱一段《七十二家房客》作为汇报。”随即哼起戏里小皮匠的唱段:“房东与炳根,完全似畜生,要陷害阿香,断送她的青春……”

正哼得起劲,陆老突然问道:“现在小年轻,为啥不唱了?”我顿时无言,只能开玩笑:“因为你不拉琴了,大家就不唱了。”没想到,陆老竟然点了点头,轻轻说了一句:“有点……道理。”那份自豪,那份坦然,让人领略何谓“文化自信”。

无论是嫩娘还是陆君飞,年近百岁,不忘初心,活在当下,知足常乐,在欢声笑语中享受人间温暖,或许,这就是滑稽“金童玉女”老宝贝们的长寿之道与魅力所在吧!

## “金童玉女”老宝贝

王汝刚

色之一。陆君飞遵师命,长期在玫瑰、海燕、人民滑稽剧团担任乐队主胡。不少演员之所以愿意与他合作,正是因为他能“拉一个,红一个”,细数与他合作过的艺术家——姚慕双、周柏春、田丽丽、龚一飞、张醉地……哪一个不是当年响当当的“顶流”明星?后来,杨华生参与重建上海人民滑稽剧团,点名陆君飞担任主胡,为滑稽戏《七十二家房客》伴奏……往事历历在目,其实已经过去了好几十年。

来到养老院,只见陆老唇红齿白,银发童颜,眼光炯炯有神。我上前问好,他清晰地回答:“蛮好,我刚刚回来。”我一时反应不过来:“你去哪里了?”陆老回答“北京。”见我疑惑不解,建三告诉我,数年前,中央电视台邀请陆老去北京参加《星光大道》节目录制,陆老在荧屏前畅谈艺术人生,颇为自豪,虽然已时隔多年,陆老至今仍然沉浸其中。

张,再切成四棱面条。最后,用手在面板上将面条分段搓成约一寸长、两头尖的“小鱼”形状,这一过程细腻入微,尽显匠心独运。搓鱼子的命名寓意“年年有余”,象征着丰收与富足的美好愿景。而“炮仗子”则是将粗面条手撕成鞭炮大小的面段,煮熟后搭配卤汁或经炒制而成。猫耳朵需用拇指将面块按成形似猫耳的模样,考验手艺的同时传承着传统技艺。

张掖的面食命名独具匠心,多数名称中都巧妙地融入了一个富有情感色彩的词缀——“子”。这个“子”字不仅为食物平添了几分俏皮与趣味,更使得这些名称便于记忆与口口相传,念起来音韵和谐,朗朗上口。仔细品味,不难发现其中的奥秘。名称的中间部分往往是对美食形状的直观描绘,如鱼、耳、条、片等,形象生动,让人一听便能大致想象出食物的模样;而第一个字则通常是对主要制作工艺的精炼概括,如搓、蒸、拉、揪等,简洁明了地揭示了食物的制作过程。

很多张掖人的一天,是从一碗热气腾腾、酸香可口的臊面开始的。这臊面,以其细腻的手工面条与开胃的臊子汤而著称。面条经过手工薄擀细切,形似韭叶,柔韧滑爽,入口即化;高汤中精心加入了

胡椒粉、姜粉等调料,使得汤色微辣诱人,香气扑鼻;再巧妙地添入适量淀粉,让汤汁达到既清澈又浓郁的完美状态;最后,撒上炸得金黄的豆腐片、翠绿的葱花等配菜,色泽诱人,口感层次丰富,令人欲罢不能。与这碗色香味俱佳的臊面相得益彰的,是特色包子与茶叶蛋。这二者组成的“臊包蛋”搭配,成了张掖人早餐桌上最为经典的组合。

张掖古城以鼓楼为中心,辐射出东西南北四条繁华的街道,而每条街道都蕴藏着独特的美食文化。东街以卤肉拉面闻名,西街则是“炮仗子”的天下,南街的特色是胡辣汤,北街以臊面最为出众。

这四方美食共同绘制出了张掖的味蕾地图,被当地人亲切地简称为“东拉西炮南胡北臊”,成了张掖美食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线。

## 故宅旧物

周蓬桦

弥漫。这个仪式神秘而庄重,给我的童年留下深刻印象。

而筹备已久的年夜饭,为何迟迟不开席呢?这是因为在县城工作的父亲还在回家的路上。此刻,他正骑着一辆破旧的“大金鹿”自行车,顶着夹雪的寒风,朝故乡的方向缓缓靠近。

年夜饭后,哥哥带着我到院子外的雪地上玩耍,把干枯的树枝和落叶点燃,一挂上百头的鞭炮在竹竿上爆响,村里的孩子们闻声而至,大家环绕在一丛篝火前,烤红一张张苹果似的脸颊,笑声和话语在寂

边。我忙打圆场:“你儿子岁数也不小了,还要照顾你的第三代呢。”护工大姐也在一旁凑趣:“儿子虽然不能天天来看你,送来的东西足够你吃几个月哩!”

谈笑风生间,已过了一个多小时,我怕影响陆老休息,起身告辞:“陆老,当年你拉胡琴教我唱戏,今天我唱一段《七十二家房客》作为汇报。”随即哼起戏里小皮匠的唱段:“房东与炳根,完全似畜生,要陷害阿香,断送她的青春……”

正哼得起劲,陆老突然问道:“现在小年轻,为啥不唱了?”我顿时无言,只能开玩笑:“因为你不拉琴了,大家就不唱了。”没想到,陆老竟然点了点头,轻轻说了一句:“有点……道理。”那份自豪,那份坦然,让人领略何谓“文化自信”。

无论是嫩娘还是陆君飞,年近百岁,不忘初心,活在当下,知足常乐,在欢声笑语中享受人间温暖,或许,这就是滑稽“金童玉女”老宝贝们的长寿之道与魅力所在吧!

雾失楼台,月迷津渡,桃源望断无寻处。可堪孤馆闭春寒,杜鹃声里斜阳暮。驿寄梅花,鱼传尺素,砌成此恨无重数。郴江幸自绕郴山,为谁流下潇湘去?——秦观《踏莎行·郴州旅舍》

此词开篇极具象喻意味:“雾失楼台,月迷津渡,桃源望断无寻处”,这是怎样的一个场景?“雾失楼台”,“楼台”往往象征着一个人的理想,那么“雾失楼台”,就是说一个人的理想迷失了,他丢失了理想。“月迷津渡”,“津渡”就是方向、出路。前进的方向、出路又在月色中迷失了,也就是说一个人既失去了理想,又找不到方向的那种困惑与迷茫。

而“桃源望断无寻处”这一句大家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。《桃花源记》这篇文章最悲哀的、凝聚了作者最深沉的感悟的是它的结尾。《桃花源记》里面描绘了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,代表了我们人类美好的理想家园,但是这个武陵人出来之后,再去找,“寻向所志,遂迷,不复得路”,找不到了。而这个人之后,“南阳刘子骥,高尚士也”,首先作者对他的品格有一个评判,高尚之士刘子骥,“闻之,欣然规往”,他听说有这样一片理想的乐土,所以他要去寻找,但是结果呢,“未果,寻病终”,不仅没有找到,而且不久刘子骥也死去了。不仅前人找不到,后继者去找也没有找到,甚至献出了生命,所以真正悲哀的是这篇文章的结语,“后遂无问津者”,我们这些后来人,不仅没有建造起理想乐土的本领,而且连寻找理想乐土的勇气也丧失了,这才是人类真正的悲哀。

“驿寄梅花”,这里面也是一个典故,化用了陆凯《赠范晔》里面的句子:“折梅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。”“鱼传尺素”,是化用《饮马长城窟行》中的句子:“青青河边草,绵绵思远道。客从远方来,遗我双鲤鱼。呼儿烹鲤鱼,中有尺素书。”这里他用了两个典故,都是朋友之间的交往。“砌成此恨无重数”,秦观的用字确实特别,“恨”是你看不见摸不到的,怎么能堆砌起来呢?

秦观善于用抽象的情思与具象的景物互相发生比拟,也就把抽象具象化了。“郴江幸自绕郴山,为谁流下潇湘去?”从字面上很好理解,郴江到底幸运还是不幸运呢?说它幸运,是因为它发源自郴山;说它不幸,是因为它终将离开郴山的怀抱,流下潇湘而去。

郴江到底是幸还是不幸,这是一种无解的纠结,就像我们遇到一些问题、困惑时,感觉无能为力,无法掌控,甚至找不到一个答案时怎么办?屈原在《天问》中表达了态度,遇到难以回答的问题时,即使上天入地也要探寻一个结果。既然上天赐予一个人如此美好的才华,为什么又要让他经历多舛的命运,为什么会有志不获骋?既然有才华,为什么不能够建功立业?“郴江幸自绕郴山,为谁流下潇湘去”这样一种没有答案的、类似于屈原《天问》的终极的质询,引发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共鸣与思考。

如今,键盘取代了手书,运行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正告别村庄渐次退场。而高铁时代,AI数字产业的轰然降临,让更多的朴素事物飞速消失,向前飞奔的车轮碾碎缓慢的时光,一去不返。我想,此种情形之下,任何一种旧物都已有了收藏的价值和意义——睹物思故人,把诸多沉睡的往事吵醒,露天电影般一幕幕回放,会治愈和补偿我们心灵的缺失。

雾失楼台,月迷津渡,桃源望断无寻处。可堪孤馆闭春寒,杜鹃声里斜阳暮。驿寄梅花,鱼传尺素,砌成此恨无重数。郴江幸自绕郴山,为谁流下潇湘去?——秦观《踏莎行·郴州旅舍》

## 为谁流下潇湘去

张静  
千古诗情日日新之二十八

雪后初霁  
(摄于意大利)

包华富

## 七夕会

草的炉灶、结冰的河流、无垠的荒野、飘摇的树影、飞舞的雪花……

一件旧物,连接着故乡简陋的炉灶和一缕缕人间烟火气,画面里有村庄升起的第一缕炊烟,清晨的第一声鸟鸣。那时候,在故乡鲁西平原,我们一家人晴耕雨读,过着原汁原味的田园生活:木舍、羊圈、草垛与柴火,一日三餐,粗茶淡饭。偶尔改善伙食,全家人一齐忙碌,炖肉饮酒,构成了一幅热气蒸腾的生活图像,充满小快乐与小确幸。

如今,键盘取代了手书,运行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正告别村庄渐次退场。而高铁时代,AI数字产业的轰然降临,让更多的朴素事物飞速消失,向前飞奔的车轮碾碎缓慢的时光,一去不返。我想,此种情形之下,任何一种旧物都已有了收藏的价值和意义——睹物思故人,把诸多沉睡的往事吵醒,露天电影般一幕幕回放,会治愈和补偿我们心灵的缺失。

